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周禮訂義卷四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太祝祝官之長○黄氏曰卜祝秩皆高○鄭鍔曰曲禮言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以大祝為天官之屬與太宰太宗同列者商人之制也周則為祝史而已

薛平仲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之疑祝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吾心之信此敘官之相

爲先後歟太祝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輔之以小祝以見其辭之不可輕喪必有祝甸必有祝盟詛以結好又有祝作言語以質鬼神其所關者如此則夫降興上下之神以驗其昭格之實司巫之職又相與聯事於此也自太卜之職修而眡祲之官皆足爲推測之應自太祝之職修而男女之巫皆足以爲昭答之據

胡仁仲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心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先王之時世掌其事屬身于官醫以

十全爲上誤而殺人者有誅大事訊之卜疑事決之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于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于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妙達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神而與神明交今世不然散陰陽之寇有十全之功者亦莫之旌用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内不反謀諸心外不謀之於士庶精不謀之於龜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義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以恐惑之民率破産祀鬼而不求醫至有收事荒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可行也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鄭鍔曰宗伯以吉禮事天神地示人鬼大祝又以事

鬼神亦為職葢宗伯所掌者禮也大祝以薦信為事用辭而已故掌六祝之辭所祝雖六其要不過祈福祥求永貞○賈氏曰此六辭皆祈禱之辭說以告神其事有六祈福祥即吉祝是也○項氏曰祈則有所請天所祐為福福所兆為祥求永貞即年祝是也○鄭康成曰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特取二事為總目欲見餘四者亦有福祥永貞之事○鄭鍔曰六祝之求非為已之私要使天下均受多福均保正命漢文帝知祠官祝釐專為朕躬而不為

民故詔罷之豈先王爲己計哉○項氏曰六祝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禳禍○李嘉會曰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號九祭九拜事至不一而以作六祝之辭爲先者大祝陳辭於鬼神當以誠信先之此事鬼神之本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劉執中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侯禳之事以解六辭非也大祝所以祝大事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大享

則用之○鄭鍔曰六祝曰順曰年曰吉曰化曰瑞曰筴見於小祝則有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之目宜用以參相發明可也　一曰順祝謂祈三才協順四海和同○鄭鍔曰祈豐年也順成之方蜡祭乃通年無必豐之理祝其順成載芟之詩之類　二曰年祝謂所祈五氣時若常大有年○鄭鍔曰求永貞也欲民躋仁壽之域有天年之永如父不哭子兄不憂弟之類　三曰吉祝謂祈歛時五福敷錫庶民○鄭鍔曰祈福祥也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有五福之備無六極之凶是謂吉　四曰化祝謂祈休徵化被六極以為豐氣○鄭鍔曰弭災兵也災兵之起欲使之銷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變禍亂為和平移哭泣為歡笑是之謂化　五曰瑞祝

謂祈順氣成象天降甘露地出醴泉○鄭鍔曰逆時雨寧風旱也欲時無風旱而時雨應期所以為祥瑞貽我來牟嘉禾合穎固豐年之瑞矣必須風雨順旱災消然後有之故小祝栺時雨風旱以為言是乃瑞祝之證六曰筴祝謂祈鬼神龜筮不違于人大同而卦吉六者皆王者内蘊誠明之德達于天民而天地合德故祝因郊祀各有其辭以祈報應○鄭鍔曰遠辠疾也武王之疾周公請以身代史乃祝冊盖為筴書以述其謝過之情與天地鬼神不加罪於其身筴祝之為遠罪疾可知○黄氏曰如隨季梁言曰令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是不稱其實也以是筴祝恐祝史不能正辭而奉牲奉盛奉酒醴之際或有媿於其神而祝之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劉執中曰六祝因祭享祀祝之此六祈者特爲因事祭而祈之○黄氏曰皆非常事各有禮法悖禮亂法則不舉

鄭鍔曰鬼神依人而行好惡未嘗不與人同然亦有時不同人惡疾癘疾癘或至人惡災害災害或生師欲有功或不功年欲順成或不順成未必其心皆同故以六祈祈其同○項氏曰神人一理使是理常相依而行則雖無所祈可也一或不合變故生焉故必有類造以求之禬禜以告之攻說以責之使神人之情通則福可致禍可禳不曰通而

曰同者以神人不同也然而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之其有道矣○李嘉會曰鬼神示如何曰同六者之祭不可混雜別之於初則可責鬼神示之同於報我矣

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鄭司農曰皆祭名也○鄭鍔曰上帝之尊欲其同也因出師之時以事類而祈之曰類○王昭禹曰合其類而祭之先祖之神欲其同也因出師之時則造廟而祈之曰造舜類于上帝雖因攝位以事告天然大抵類造為師祭之名詩云是類是禡說者以為師祭四時有常享

不名曰造非有兵事不敢造焉○項氏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此類造之别

鄭鍔曰禬則禳災而會福之祭玄巫所謂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王氏曰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葢禳則禳去其災禬則會聚其福

鄭司農曰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鄭鍔曰攻者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然而旱乾水溢災變不已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如小子鳴鼓而攻之之攻○王昭禹曰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

劉執中曰說謂以論說祈求若湯之旱告於雩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六者自責以說天○鄭康成曰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王昭禹曰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

項氏曰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劉執中曰王者欲保寧邦國興大利除大害天地鬼神羣臣兆姓未諭其意情有不通乃因六事以作六辭用通其情○鄭鍔曰六祝之辭皆告神之語非鼓舞天下之動也○王昭禹曰禮之文待辭後著禮之情待辭後見明以通乎人幽以通乎神皆有待乎辭則上下親疏遠近皆待辭以通上下以位言親疏以情言遠近以勢言

李嘉會曰作六辭是掌代王言之人合在太史内史小史之屬今以太祝作之蓋六辭者多於廟中發之

其辭無媿於神則上下親疏逺近之情可通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劉執中曰祠謂祠享先王於廟祝受尸嘏于主人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
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奠
酢爵再拜稽首受持黍稷懐之實于左袂○黄氏曰祠用於祭
祀所以交接鬼神者皆當有其辭武成曰敢昭告于
皇天后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政于商商王
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此亦為祠蓋特祭非常
祭也○鄭康成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

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

鄭鍔曰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命蓋有指使之言如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乃所以命之也○鄭司農曰命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之　黄氏曰古者大誥命發於廟臨之以鬼神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命之于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誥之于廟史逸作册實祝册史官兼祝官歟○鄭司農曰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

屬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以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疎遠近

鄭康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黄氏曰鄭說會同是也盟非也大祝六辭無盟盟辭誓或有之詛祝作盟詛之載辭是則盟非先王所貴也春秋傳曰齊威公葵丘之盟載書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無專殺大夫無以妾為妻無有封而不告不歃血耳猶當有辭以告鬼神

鄭司農曰禱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晋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

無破骨無面㒳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
愛若此之屬

鄭司農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
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淑不憖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
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故大祝官主作六辭
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黄氏曰凡此皆所以詔告鬼神可以通人情能使上

下親疎遠近無所壅隔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斯之謂矣先鄭引盤庚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其意是也上下親疎遠近間隔不通甚者則有盟詛盟詛亦有辭雖非先王所貴猶足以救衰世故使詛祝掌之然則大祝之職任可知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鄭鍔曰神示百物各有其名以名舉則失於䙝易其

名而為之美稱所以致敬以尊神明見其肅敬之意

大祝掌辨而為之

鄭康成曰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祇○鄭司農曰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鬛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鳌號謂黍稷皆有名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鬛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鬛香合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

量幣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音延祭三曰炮白交反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而泉反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鄭鍔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有九大祝辨之非賓主飲食之祭而康成皆引賓主之食以言不可不辨○王昭禹曰飲食必有祭先王所以仁鬼神蓋飲食人之大欲上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血茹毛非所以養生也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亨以炙以為醴酪而

養之具實始乎此先王豈忘其本哉命祭若曾子問師行無遷廟之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以皮幣告禰載命以行每舍奠焉貴命也是謂命祭鄭引玉藻君命使祭之禮非大祝所辨也衍者餘也尸之餘也下佐食取尸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是謂衍祭鄭引曲禮主人延客之禮非大祝所辨者炮不煩改字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炮之豚盖尸取所炮之豚以祭祀是謂炮祭周亦非曲禮徧祭先鄭謂四面為坐

以祭百神是謂周祭振祭擩祭二祭本同所以異者尸未食之前以俎擩于醢祭于豆間是謂擩祭盖擩則祭之○鄭司農曰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尸將食之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肵俎是謂振祭盖振者先擩復振而擩祭則不振絶祭繚祭二祭亦本同所以異者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絶則祭之此所以為

異共祭豈膳夫所共乎廟中則大祝授王以當祭者也

辨九𢷎音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襃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

黄氏曰九𢷎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故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著乎祭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觀為能事鬼神太

祝辨九拜教敬也○王昭禹曰卑之於尊賤之於貴與夫自敵已以上欲通其致敬之誠未有不用拜者非特是也舜拜皐陶禹拜善言太甲之拜伊尹成王之拜周公以至獻民數獻賢能之書王皆拜受此又至尊至貴自屈伏其體以通致敬之誠於其下禮之情大小輕重不一則拜之儀多寡低昂有不同大祝因其事以辨之而已

鄭鍔曰稽之為言久也拜頭至地其留甚久此拜之最重者也頓之為言暫也頭雖叩地頓而便起不久留焉此稍重者也空首頭畧至手其中空濶頭手不相密邇其禮輕矣臣之於君則稽首故魯人告吴曰

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之也蓋避天子耳然以魯成公如晉而稽首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焉季武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惟君是賴敢不稽首此又謬為恭敬非禮之常也頓首自敵已以下用之秦嬴頓首於宣子之前是也空首君用於臣也振動者或云以兩手相擊振動其身今綏人之拜如此有所肅敬變動悚慄而下拜也○杜氏曰振讀為振鐸之振動為哀慟之慟○黄氏曰振動在吉禮若今舞蹈

也魏犨曲踊三百其類歟凶禮振動擗踊吉拜則自凶向吉所謂拜而後稽顙凶拜則純乎凶所謂稽顙而後拜陽數奇陰數耦則奇者一拜褒拜則既拜矣又報一拜所謂再拜○鄭康成曰再拜神與尸推手曰揖引手曰肅肅者不下拜俯下其手而復引之見其肅敬之至此軍禮所常用故曰介胄之士不拜卻至于戰三肅楚使而退是也王於廟中亦有時而當肅鄭康成云肅拜今之撎是也釋文曰撎於至切即今之揖○張氏曰肅者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

其身矣

其義矣

賈氏曰九拜中四種是正拜稽首頓首空首婦人肅拜其餘五者逐事生名依四種正拜而爲之振動凶拜褒拜並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奇拜附空首○陳氏曰大祝言禮之重者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振動禮之漸殺者褒拜肅拜禮之尤殺○鄭康成曰享獻謂朝獻饋獻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賈

氏曰九拜不專為祭祀以祭事重故舉而言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劉氏曰大禋祀祭天圜丘肆享宗廟大禘祭示祭地方澤三者禮最大故特言

鄭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鄭鍔曰大祝執之以號祝既為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葢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火者也

王昭禹曰神鬼示之號則尊神而致之牲齍幣之號則敬神而致之禋祀肆享祭示皆禮之大者其事特

嚴先期於致鬼神亦後以祝通其意故先號後祝若夫小祝侯祝詛祝類皆言祝號者葢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皆事小者故先祝後號小祝大師掌釁祈之號祝亦先號後祝者葢大師亦國之大事故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易氏曰隋謂尸祭之餘釁謂薦血之事二者以誠為

主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先儒以隋釁在逆牲逆尸之前既未逆尸安得有尸祭之餘既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遂謂凡血祭曰釁謂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且小祝於大祭祀逆盛盛逆牲逆尸沃盥贊隋贊徹贊奠無非所以佐大祝者豈有小祝施大祭祀而大祝乃施於血祭等禮乎是知隋釁繼號祝之文逆牲逆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王昭禹曰逆牲則以二裸之後王出廟門而迎牲逆尸則

向祭之晨王出廟門而迎尸

王昭禹曰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鐘鼓為節大祝則令

鐘鼓

鄭鍔曰侑食之時亦令擊鐘鼓故曰亦如之右當為

侑（即鄭說）謂勸侑尸食

來瞽令臯舞

鄭康成曰臯讀為卒嘷呼之嘷來嘷者皆謂呼之入

○王氏曰來瞽則樂師詔之大祝來之臯舞則樂師

詔之大祝令之○鄭鍔曰樂師詔大祝而大祝乃來之令之

相尸禮

鄭康成曰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既祭令徹

賈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王昭禹曰九嬪賛后薦徹豆籩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然則

大祝令徹者令九嬪之屬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蓋后雖不與九嬪之屬亦與徹事焉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

鄭康成曰肆鬯所謂陳尸設鬯○鄭司農曰渳尸以鬯浴尸

賈氏曰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不言相含者

太宰贊含玉贊斂者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百二

十稱在阼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徹奠者小祝注云奠爵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言甸人讀禱

鄭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王氏曰於甸人讀禱則大祝言於匶使知焉

付

鄭康成曰付當爲祔練祥掌國事

賈氏曰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國事

大祝掌之〇黄氏曰似衍國字其孰非國事哉〇鄭康成曰掌國事辨護之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鄭康成曰大故兵寇天烖癘疫水旱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〇鄭鍔曰國有災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祈終報祠皆掌之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

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鍔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祖之祭祭社曰宜盖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祈報祭祖曰造盖特造至而祭之非四時之常享此二者國内之禮及軍之所在必設軍中之社於其地以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小宗伯所謂師有司而立軍社謂此也國有事于四望則將戰地之四望與夫軍有功歸而獻于社凡此二事大祝處前告

神故曰前祝○鄭康成曰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王昭禹曰大祝前羣祝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賈氏曰王與諸侯時見殷見或在畿内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

鄭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黄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

賈氏曰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鄭鍔曰舍

奠之禮所以告至○陳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鄭康成曰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李嘉會曰大師先社後廟會同先廟後社大師屬陰會同屬陽故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王昭禹曰大宗伯言大封告后土令此言建邦國則建邦國為大封矣○鄭康成曰后土社神也○鄭鍔

曰先告后土然後分封示不敢專也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告之之時其事用牲其禮用幣以為割裂土宇故用戚禮焉○王昭禹曰大宗伯不言用牲幣以大祝見之然必於大祝言之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王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鄭鍔曰大祝掌祀典以求神為職故禁之使不得為督之使不敢犯鄭康成曰有逆者

則刑罰焉 凡邦國都鄙之祀皆命於王故命之祀而督正也

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祭號六號○王氏曰頒其所得用之祭號○王昭禹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號者先王所以命其實故天子所用者諸侯不得僭諸侯所用者大夫士不得僭所以嚴其分也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鄭鍔曰大祝小祝薦信則一分小大以别尊畀可矣大祝則用下大夫小祝乃用中士等降遼絶如是何也余以為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祝亦以事鬼神示為職凡所以事鬼神祇者皆其所掌小祝雖亦以祝為職然不過侯禳禱祠之事雖中士為之足矣

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

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王昭禹曰非祝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祭祀之小者侯以候福之將至○鄭康成曰侯之言候候嘉慶禳以卻禍之方來者禱以先事而求之○賈氏曰求福謂之禱祠以後事報之○賈氏曰報賽謂之祠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之以侯禳禱祠之祝號則小祭祀所奉事者亦祝號而已故并侯禳禱祠言之○賈氏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項氏曰此三者侯與禱之所因也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三者即是

禳○項氏曰是三者禳與祠之所用也

劉執中曰有年矣又順萬民為之祭報以祈來歲之豐故曰順豐年

鄭康成曰逆迎也○鄭鍔曰農民之望甘雨欲以時而至故逆之而來

劉氏曰寧風旱謂恒風恒暘皆反休而為咎故祭以寧之○鄭鍔曰風之偃禾旱之為災皆人所懼故寧之使不作

鄭康成曰彌讀曰敉敉安也○王昭禹曰災天患也

兵人難也故彌以止之○劉執中曰弭烖兵亦有祭焉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

王昭禹曰辠自貽之毒也疾癘氣之作也故遠以避之○劉執中曰辠疾謂天降辠罰札瘥其民為政者之所恐懼故設祭禳以遠之

鄭鍔曰災兵人所畏故欲其彌辠疾人所患故欲其遠

黄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爲辭掌其祝號而已○鄭鍔曰此即大祝之六祝大祝尊尊則掌其目故以一曰二曰稱之小祝爲卑卑則掌其事事之來不常不可以先後

序故言其事也

王昭禹曰祝者陳信於鬼神而無愧辭者也於是六者豈徒尚其虛拘之文哉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王昭禹曰齍盛所以親耕而自致者在是故大祭祀小祝則逆之所以尊之也五官奉牲而六宫之人奉齍則牲事尊於齍矣故大祝逆牲而小祝逆齍盛○

賈氏曰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

於廟門之外迎饎人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送逆尸者為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王昭禹曰大者事略小者事詳故大祝逆尸小祝送逆尸送往而迎來也不曰迎而曰逆者猶逆暑謂之逆所以尊也沃尸盥者尸尊盥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于廟門外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易氏曰大祝相尸禮小祝沃尸盥沃盥小於相禮也○鄭康成曰隋尸之祭○賈氏曰贊隋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于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

時贊尸授之〇王昭禹曰贊隋則大祝所謂隋釁而小祝則贊之贊徹者大祝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〇鄭康成曰奠奠爵也〇賈氏曰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郊特牲注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〇鄭康成曰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以佐大祝非一也

凡事佐大祝

鄭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大喪贊渳

杜氏曰洱謂浴尸○王昭禹曰王始崩大祝以肆鬯

洱尸小祝贊之

設熬置銘

杜氏曰熬謂重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

主徹重焉

賈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

杜氏曰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

旗識之

賈氏曰置銘者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階西

上以表柩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鄭康成曰齎猶送送道之奠謂遣奠分其牲體以祭

五祀告王去此宫中不復反故興祭祀王七祀祀五

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劉執中曰既設道

齎之奠又分禱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大師掌釁祈號祝

王昭禹曰盖軍行殺牲以血釁鼓以禦妖釁求其所斷焉故謂之釁祈小祝則號致焉而後祝○鄭鍔曰祓社釁鼓以除去不祥祈軍有功大祝掌宜社造祖之事小祝掌其釁祈之祝號○王氏曰大師掌釁祈號祝則左傳所謂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鄭鍔曰有寇戎則事出不虞兵自外作則出而保郊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小祝

事神者也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在國內但祀以弭裁兵可也鄭康成以保郊祀于社為一句其說不可用○黃氏曰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王昭禹曰保郊以防患祀社以弭兵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賈氏曰司服注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其內小祭祀謂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諸侯遣臣來王王使卿大夫與之行

會同之禮小軍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此數
事皆小祝專掌其事○易氏曰此皆謂祝號之事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掌大喪勸防之事
易氏曰勸謂執纛居匶前以勸𨌲六引防謂執披居
旁以防傾側
及辟令啓
鄭司農曰辟謂除菆塗椁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

之檀弓曰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劉執中曰天子七日而殯用輴畫輴為龍先置于西階之上又置棺四重於輴車之中而大斂于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四傍而攢之以椁加黼於棺覆以椁材然後畢塗四面霤屋故曰菆塗龍輴凡七月而後葬則喪祝命役人辟除其塗令啓棺菆

及朝御匶乃奠

鄭司農曰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

而遂葬○劉執中曰商人始死斂訖即以柩朝於廟而殯于祖七月而後葬周人殯於路寢七月將葬始朝於廟先適禰廟七廟後至始祖之廟而出葬焉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

賈氏曰御柩者發殯宫輴車載至廟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

鄭康成曰乃奠朝廟奠○賈氏曰乃奠者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

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

王氏曰朝朝廟也奠奠柩也以祝御𨌺則象其生時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鄭司農曰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將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易氏曰又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慌以飾棺乃移所載𨌺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

鄭康成曰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節度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

王氏曰既御匶出宮後祝代之執事

鄭康成曰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劉執中曰出宮乃代者至於外則鄉遂師代之

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曰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

四𥁞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

小喪亦如之

易氏曰小喪謂王后及世子以下之喪亦如其殯葬

次第

掌喪祭祝號

鄭康成曰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

祭○易氏曰以虞易奠皆有祝號

王弔則與巫前

鄭司農曰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賈氏曰桃者鬼所惡茢萑苕所以掃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按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劉執中曰周勝於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弇上

以絶天之陽也棧下以絶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為其國亡也故使喪祝掌其祀事○賈氏曰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鄭謂存之重神也○陳君舉曰不止是也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陳垂和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云有客白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聖賢六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警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此同意

○王氏曰勝國邑之社稷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賈氏曰言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鄭鍔曰王田必於甸故田獵之祭名祝為甸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氏曰貉讀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是類是禡爾雅曰師

祭也○鄭康成曰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劉執中曰田以習兵教以戰陣而後乃田故亦禱焉○鄭鍔曰肆師掌為位甸祝掌其祝號而已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鄭康成曰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鍔曰將出田必行釋奠之禮以告于廟乃載遷廟之主以行其載以祖為主故舍奠于祖廟○鄭司農曰禰父廟○鄭鍔曰禰則但祭而不載言亦如之謂

其舍奠也○李嘉會曰四時之田亦近邦耳必舍奠于祖禰者為人君出入不可不謹重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

鄭康成曰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王氏曰凡言師田師不必田田不必師今此言師甸其事皆甸又甸祝所掌是用師以田而已

鄭鍔曰田畢虞人植旌旗於所表之處令獲者各致禽其中甸祝則會而屬之使禽獸以類相從○王昭

禹曰致禽屬禽山澤之虞也

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

鄭康成曰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王昭禹曰饁獸者司馬

鄭康成曰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項氏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王氏曰小宗伯言須禽此言斂禽相備

鄭鍔曰此小宗伯大司馬之事甸祝則為之祝也

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劉執中曰禂禱也禱牲禱馬者又因歛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詩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其此之謂乎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鄭康成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賈氏曰按秋

官自有司盟之官此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

易氏曰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殛之謂之詛○鄭鍔曰所謂盟諸大門之外詛諸五父之衢則盟與詛不同春秋諸侯皆以一時之事言不相信故盟以結之耳然亦有詛焉如鄭伯使出豭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非詛乎鄭以大事用盟小事用詛非也盟也詛也類也造也攻也說也禬也禜也凡此八事皆掌告神之祝號其六

則大祝之六祈也祝號乃掌於此盖盟詛之時用此六祈則掌之也○賈氏曰類造以下即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王氏曰於人也盟詛以要之於鬼神也類造攻說禬禜以求之民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與同患焉因為典禮置官以掌之彌亂救災於是乎在矣

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鄭康成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

上○黄氏曰祝號非辭盟詛有辭載其所以盟之故而要結於鬼神○賈氏曰人多無信故為要誓之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敘國之信用○王昭禹曰國之信用謂王國為載辭以使人信而用之有先後之序焉

鄭康成曰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修德而虞芮質厥成○劉執中曰劑謂盟約之載謂彼不信而渝盟以負于神故敘國之信以詛之于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俾明神信其劑而降禍於渝者則天下無敢持不信以事其君無敢渝盟以事

不信○鄭鍔曰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則掌為之辭其辭則敘述王國之所信用者非後王所偽為也諸侯祖先受先王誓告之辭書於質劑傳以為信固可以為驗也使為諸侯者歸而求之故府知夫故事則無敢不率者○李嘉會曰盟詛帝堯之所去惟苗民罔中于信則用之令詛祝作為載辭所以輔其信於悠久而安人心於無所反覆特不可屢盟而為長亂之道必繼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觀春秋之鄭屢爭盟於上國慮大國一時之言或偏狥而難從必盟載作於王朝則邦國之要約乃可質以為信

易氏曰王者以信待人故天下不期信而自信焉用是歃血之盟與夫渝盟之詛哉先施於民者信而已然後以盟詛輔之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黄氏曰卜祝巫史皆世官巫秩中士巫咸乂王家大史下大夫大史司寇蘇公皆為公卿先王取士可見

○鄭鍔曰薦信於鬼神固不可以無祝史既有大小祝又設司巫與羣巫何邪盖巫與祝異祝則以辭告神巫則神所降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故國家用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分而言之有覡巫之異合而言之皆謂之巫巫

既多故立司巫以統之
陳蘊之曰先王之時安有巫詛之事令特設巫祝一
項官十餘員周公豈好誣者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
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重黎雖不是巫
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淫祀諂祭無所不有遂
有巫蠱之事看漢如此淆雜方知周公之意思深長
掌羣巫之政令
王昭禹曰司巫爲羣巫之長故掌羣巫政令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王氏曰帥女巫也不言女以女巫見之

鄭康成曰雩旱祭也○賈氏曰春秋緯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

王昭禹曰陽亢在上阻陰而旱帥巫而舞雩所以助達陰中之陽

鄭康成曰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賈氏曰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

鄉士即古上公勾龍柱棄之等○鄭司農曰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杜氏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劉執中曰恒常也謂鬼神皆有恒德人而事之不以常道則為災故造巫恒者改過自新作巫之常道以彌災

愚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黃氏曰鄭謂當按視所施為直按視之非造也盖事當從宜不必盡用故謂之造○鄭鍔曰巫者禳變之

術難以一定言故曰造巫恒言造為其所恒行之術○鄭康成曰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為

祭祀則共匰音丹主及道布及葙館

杜氏曰匰以器名主謂木主○鄭鍔曰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於廟則以匰盛而至祭所祝取主而匰退

道布新布三尺○鄭康成曰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鄭鍔曰道妙無方神者得之故所用巾謂之道布

鄭康成曰葙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葙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

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鄭鍔曰葅者茅也鄉師所謂共茅葅是也盛主葅名曰館者如人之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主先匰葅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葅以筐大祝取其主葅陳之器則退也○鄭鍔曰三者皆司巫所共以其與神交

凡祭事守瘞

鄭康成曰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鄭鍔曰祭有瘞埋牲玉之禮禮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不止地示

宗廟之中亦有瘞繒之類祭而瘞埋祭之終也司巫守之俟禮畢乃去見欽神之至也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鄭康成曰降下也○賈氏曰人死骨肉下沉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王氏曰巫神所降故喪事有巫降之禮焉盡愛之道也

黄氏曰其禮雖亡其意猶可知先王之於鬼神察矣故曰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説又曰知鬼神之情狀

男巫無數

鄭康成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王昭禹曰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通而言之皆巫矣楚語之言則是謂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誤矣神降之然後在男曰巫在女曰覡故男巫女巫皆不豫為員數

掌望祀望衍授號

王昭禹曰祝與巫皆事神者故巫所以佐祝凡祝所掌之祀禮巫則掌降其神焉此所以掌望祀望衍也望祀謂凡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望衍謂尸祭之餘尊而祭之凡祭之衍祭是也男巫於衍祭亦望而降其神○黄氏曰望祀四望之類是望衍小祭祀如四方百物之類是衍之言多也既多矣不正則為黷秦漢以來淫祀何可計數康成改為延協於大卜之衍祭其曰延而進之獨用幣義亦通

杜氏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鄭鍔曰授奉祭之人以神之號使知其為其神之至爾

鄭康成曰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為之招

旁招以茅

鄭鍔曰用茅以招之神來無方其招亦非一方也故曰旁招茅之為物柔順潔白惟潔白可以見誠敬之心惟柔順可以致懷柔之禮

劉執中曰男巫掌侯禳之小祭游魂浪祟失位無依而為厲於人者則望其方而祀之黍稷葅脯兼衍而祭亦以不祥無名之祟倏忽為禍者則望其所而衍祭之其有名有依不安其所而耀其虐怪以病乎人者則因其所歸而祭之以授其名號旁招以茅謂將祭於三者則於偏旁幽僻之地束茅以招之然後望授焉

冬堂贈無方無筭

鄭鍔曰冬則贈送不祥與季冬贈惡夢之贈同○李嘉會曰占夢所贈止惡夢也若司巫凡有不祥者皆贈去之 凡送行必自堂始自內而外故於堂上行贈送禮以送之其送也無定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其路則無筭數或千里或萬里欲其去之之遠○劉執中曰冬者歲之窮理宜推故以納新者也況堂乃人之所寢而安之者不宜有邪氣以妨春陽之來不宜有妖祟以礙吉祥之至故男巫以脯醢幣帛遶堂而贈以遣之故曰無方小大多少莫不除之故曰無筭

春招弭以除疾病

鄭康成曰招招福也弭讀為敉字之誤也敉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

劉執中曰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以弭去邪祟則疾病可得而除今之男巫尚有然者豈古之遺法歟

鄭鍔曰冬則日星窮而歲終故行堂贈之禮春則歲事之初禍福所由始行招弭之事

王弔則與祝前

鄭康成曰巫祝前王也○賈氏曰喪祝云王弔則與巫前二官俱在王前也○李嘉會曰王弔祝可往也巫何與焉祝則以辭巫則用桃茢以除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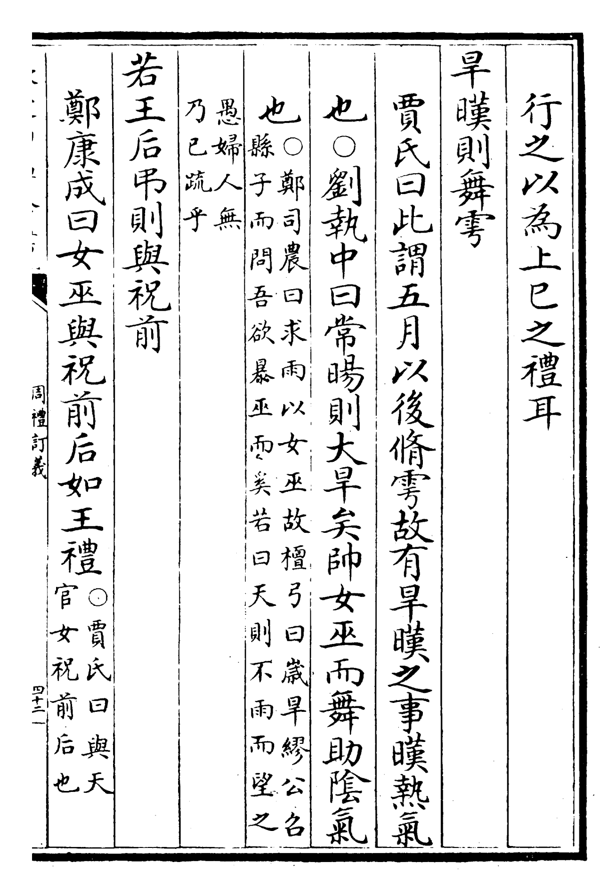
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節卿曰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故在內則女祝在外則有司巫而男巫女巫又各有別內外不敢互用也

掌歲時祓除釁浴

鄭康成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賈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鄭鍔曰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宮中之事乎○王昭禹曰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若社之類是也除舊以致新謂之除若以除疾病之類是也○項氏曰釁器以厭妖沐浴以去惡若此者歲時有之女巫皆掌其事

李嘉會曰既曰歲時非止上巳意宗廟之神主以香薰草藥沐浴之也及宮人有疾病則祓除之後世祖



行之以為上巳之禮耳

旱暵則舞雩

賈氏曰此謂五月以後脩雩故有旱暵之事暵熱氣也○劉執中曰常暘則大旱矣帥女巫而舞助陰氣也○鄭司農曰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名縣子而問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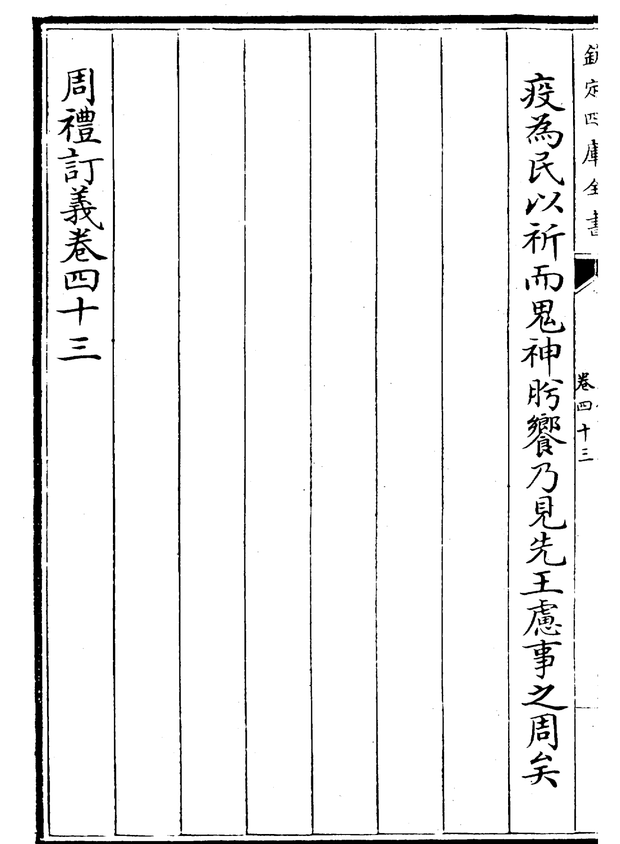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賈氏曰與天官女祝前后也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王氏曰歌以致神哭以祈哀○鄭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李嘉㑹曰歌與哭兼之者若五子之歌及今喪家輓歌其哀怨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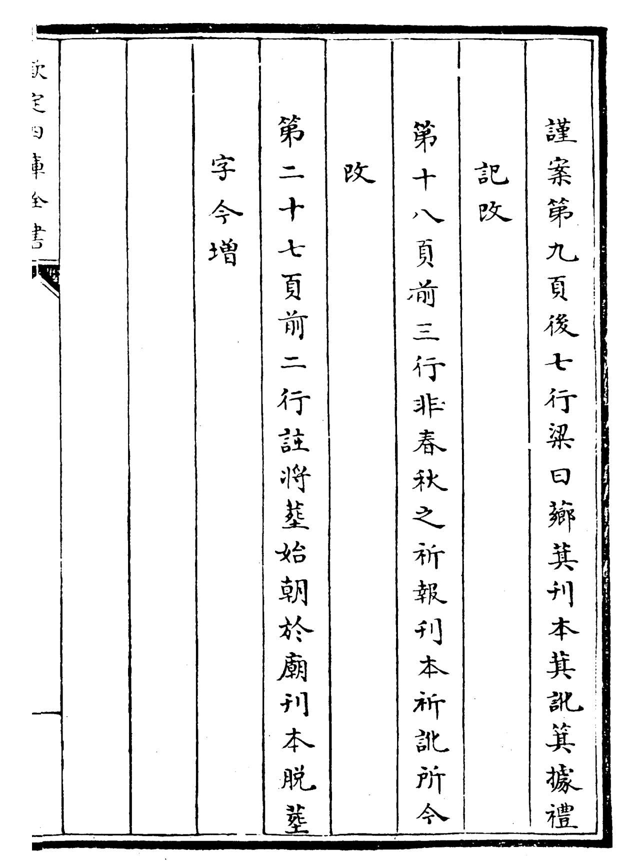
孫氏曰祠祀禬禳本於人心之不能免者聖人既因之以為節文鬼神巫覡出乎天道之不可測者聖人亦存之以銷怪妄後世儒生學士乃欲一切絶之不知其不容絶也夫大祝小祝用之宗廟朝廷可也宫

闇嚴密之地亦有女祝以供祭祀之役先王不慮其蠱惑兆釁何哉蓋命之為祝而領之天官乃可以盡奉祀之誠而習禮法之正凡非其鬼而祭之者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凡以神士者皆不限其數而錄用於官府蓋必神降之而後在男為巫在女為覡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亦本於天象而狀其神位者也鄭氏曰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故聖人用之夫聚之官府而不散於鄉黨水旱疾



疫為民以祈而鬼神肸蠁乃見先王慮事之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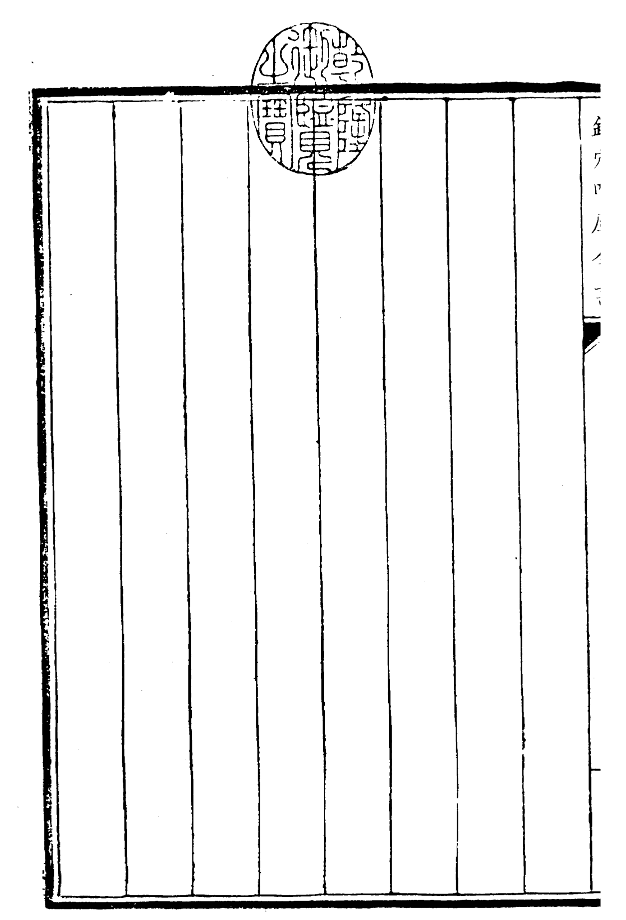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四十三



謹案第九頁後七行梁曰鄉萁刊本萁訛箕據禮記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非春秋之祈報刊本祈訛所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註將塟始朝於廟刊本脱塟字今增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四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大史史官之長○林椅曰巫史卜祝宜以鬼神為類彼六典八法八則八枋皆治職事類也顧列于此者謂宗廟之典祏歟○鄭節卿曰大宰命令大史必與焉書之顧命國語籍田之事類皆可攷

愚案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君相有一過舉史

氏直書此所以權重宰相列之春官雖大宰不得統攝之

鄭鍔曰禮記言天子建六官先六大曰大史大祝令大祝大史皆以下大夫二人為之無乃祝史之史曰不然昔季梁謂隨侯曰祝史矯舉以祭子木言武子之祝史陳信無愧辭而禮記又云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是乃祝史之史令此官掌典法則掌約劑掌正歲年頒告朔掌祭祀卜日讀禮書掌朝覲執書以

詔王掌大師抱天時掌大遷國抱法掌射飾中正左傳所謂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厎日者也○鄭康成曰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王氏詳說曰大史日官不雖非卿而實卿之職此所以居史官之上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是乃大史之職昔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漢司馬遷之祖本出重黎之後掌天官遷之父談稱大史公遷亦稱大史以天官治太初之歷與此大史所掌無異雖與大祝同為下

大夫非其倫也○薛平仲曰有卜而後有祝有祝而後有史課之冥冥之幽而載之昭昭之顯天理人事相為貫通此小祝巫史之所由敘次記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又曰大史執簡記奉諱惡此葢夏商之遺制而成周所以分之以小史别之以馮相保章而大史實總之

王氏詳說曰禮記玉藻有左史書動右史書言是記有左右史然以左傳考之左史即大史右史即内史襄二十五年傳載大史書崔杼之事非書動乎僖二十八年載王命内史策命晉侯之事非書言乎書曰大史友内史友是之謂也

禮庫曰古者史官不易業不兼官不貳事如周之史

，佚魯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世掌之

後來亦略有此意如大史談之後有遷班叔皮之後

有孟堅劉知幾之後有劉餗近日乃百官遷轉之地

古人惟史官之流不易業卜官樂工亦世世掌之此

其所以精皦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

則以逆都鄙之治

愚案典法則字說見大宰逆字說見小宰

王昭禹曰建者作而立之也大宰以道揆者也大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建者法之所自出以法守則所建者書之所自成史以掌官書為事所謂建特作而立其書以道制法有不與也○鄭鍔曰典法則小宰貳大宰之治司會攷用財之數其書則建於大史書者不刋之典苟無其書雖大宰之尊亦無所稽攷謂之建也宜哉

李嘉會曰六典曰建法則不曰建何也如大宰之建六典蓋政賦以隨凶豐刑典以隨亂平故曰建令大

史所掌者年嵗尤當隨年嵗以為設施所以必建也

若八法八則有常法矣守之可也

凡辯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鄭康成曰謂邦國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易氏曰刑之以司約之法而刑之○王昭禹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於大史有疑焉則使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

林椅曰五官具見之法多有其目而無其數蓋周公

宅百揆總其綱於上其數在有司故也若大史辨法者攷焉六官之法當盡在是矣

愚案三代之時有議論而無誹謗有面辨而無腹非朝廷法度至使天下之懐疑者得以致辨而上之人又反覆考正之當是時下無撓法之心求質其所未安上無恃法之心求釋其所未信辨者既明攷者既當起信險膚者猶肆其利口以阻亂吾之法則焉得不絶之然則未信者吾與之開導反

覆不信者然後刑之則古人之忠厚可見矣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

黄氏曰劑不獨券書詛祝質邦國之劑信凡有約者皆有劑司約所謂大約劑小約劑是也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謂有劑可質

鄭康成曰貳猶副也○賈氏曰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大史亦副寫一通也六官之所登者約劑相

續不絶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黄氏曰觀文意似多一六官字邦國都鄙萬民約劑六官既登之又藏於大史所以副貳六官○易氏曰司約以其約劑登于六官又以其副登于大史為六官之貳○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盖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參之攷之故也

若約劑亂則辟瀍不信者刑之

黃氏曰辟之爲言正也大史掌邦法若約劑紛亂抵冒不可攷則以法正之

愚案法字疏家以爲約劑不如黃氏作邦法辟字鄭鍔以約劑藏於故府啟篇乃見故以辟爲開不如作邦法以辟爲正不如作開辟若六官約劑亂大史辟開所藏之貳亦好書言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正之以法是非曲直自不可掩然猶怙亂嚚訟刑不容已

易氏曰刑之與上經同

鄭鍔曰邦國都鄙之君與所治之民上下相臨猶有待約劑爲信攷左傳鄭定公與商人世有盟誓相信

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然則國君與民有時而用約劑也藏於大史者蓋彼以聞於王朝之六官六官以登於大史其藏也所以貳六官備遺忘若此等約劑邦國都鄙有之六官有之大史亦有之時移世變久而或亂君民相疑入而質證於王朝則大史辟啓舊藏覯其所登辟法以示之猶有不信者非不信吾法是終欲亂其約劑也可不待以刑哉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賈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數一名中氣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帀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

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正之以閏若令時作歴矣

愚案此以歳年作朔數中數説

鄭鍔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歳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歳則讀法三歳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大史正歳與年而次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使

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併與歳而皆正也

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歳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而歳則便於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敘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夫七月八月即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

無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

王昭禹曰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可以及邦國故繼之以頒告朔于邦國

頒告朔于邦國

鄭司農曰頒讀為班班布也○鄭康成曰天子頒朔

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鍔曰惡其不告也故不曰頒正朔而謂之告朔王昭禹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吉月必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文公四不視朔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賈氏曰此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傳謂之視朔視者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胡伸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天度之一故歲則周天月小餘之一故歲復減六積三歲未周之度與所減之日乃置閏

鄭鍔曰治歷明時非置閏則四時無自而能定閏雖可以定四時然斗指兩辰之間天無是月也大史則詔王居門何邪以月令攷之王者之位春則青陽之左右个夏則明堂之左右个秋則總章之左右个冬

則玄堂之左右个閏月非常月也大史詔王居路寢之門其意以為門者往來不窮之地閏乃天道所由以變通也王者終月聽政於此示變通之意也○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其說出此故黃氏亦云明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居門者聽朔於明堂中還處路寢門中終月以閏非常月故無常月故無常居之處案王藻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言立云者是謂聽閏月之朔於明堂門中此云居門終月言居云者是謂聽朔而退居於路寢門中若夫非閏之月則聽朔於路門之外而寢於燕寢矣○楊謹仲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天子聽政之堂故有四門八窻七十二牖取其明也非獨以祀上帝而已今鄭以此居門為路寢之門疏復以為明

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而曰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以為聽朔疑其為宗廟此既言居門終月非特聽朔可知況天子班朔于諸侯藏之祖廟至朔告廟而受行之此諸侯事也今以天子居十二堂為聽朔可乎又曰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以為明堂無居坐之處疑其為路寢此既言居中門與月令居青陽大廟居青陽左右个通閏月不居大廟及左右个乃明中門則居明堂矣惟於宗祀明堂無居坐之處若平時聽政焉得無居坐之義○李嘉會曰十二月天子各有所居者月令之説月令呂不韋集諸儒而作三代無明文今曰詔者得非閏月不常大史詔王居門以應之以順上天裁成制度之義其餘則有常居

不在所詔矣

王昭禹曰王之居門凡以應天而已終月者所以成其事也大史則詔王而已

易氏曰於正歳年而言序事則知官府都鄙以敬民為主於頒而言告朔則知邦國以敬王為主於詔王居門而言終月則知王者以敬天為主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鄭康成曰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易氏曰

大祭祀之禮有所謂羣執事此言與執事卜日則卜日之執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則涖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色是也大卜卜師占人等則卜龜之執事所謂卜人占坼是已大史以下大夫為春官之屬不敢言師而言與者史與之占墨故也若六官以下皆有事於祭祀則謂之羣執事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賈氏曰戒謂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當此日與羣

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王昭禹曰祭之事繁矣具載於禮書之文故讀禮書按其文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也○鄭康成曰協合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易氏曰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亦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大史執書以辨其位故曰次位常○賈氏曰執書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此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鄭康成曰謂校

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

鄭鍔曰有受誓之時有宿齋之時合羣有司讀禮書以示之使無事不協至祭之日執前日所讀之書以次序其祭位所常行之事而已

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鄭康成曰謂抵冒其職事○鄭鍔曰有來辨其事者用舊書以攷焉有不信者誅之告之有素則誅責之所謂國有常刑也

王昭禹曰法者上之所以制下辨而不信其罪重故刑之事者下之所以事上辨而不信其罪輕故誅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鄭鍔曰大朝覲會同列國君臣咸在有大國之人有小國之人合五等之國案禮書以示之使無國不協

○鄭康成曰亦先習録之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賈氏曰將送也幣謂璧帛之等王者與諸侯行禮之

時大史執禮書以告王使不錯誤

李嘉會曰讀書則與衆同讀參所見以共協其事也執書則執書之常然以定其位常之不可易也以書則即禮儀之等級品物之高下一皆聽之於書而已如是既定然後執書以詔王在上者不可得而私在下者不可得而變君臣上下一由乎規矩典常之内此書者史之所掌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王氏曰謂抱以知天時之器○項氏曰知天之書○易氏曰天時兵家趨吉避凶之書方師之出也筮人之職固已有巫環之筮環人即其筮以為致師之舉孟子所謂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鄭鍔曰用兵之際欲卜勝負則上觀天時下聽軍聲大史主歷數者大師主吹同律者其職雖異其事則

相須必使大史抱天時之式與大師同車共載庶上觀天時以參所聽之聲既審且達勝負立決也○李嘉會曰大史以歷知天大師以樂知兵彼此參合則吉凶可以明矣

大遷國抱灋以前

鄭康成曰法司空營國之法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鄭鍔曰國或大遷如盤庚遷亳成王宅洛之類抱遷國之法以前盖相其陰陽而定宗廟社稷之位不可無故常之法

大喪執瀍以涖勸防

易氏曰法者六引六紼之法○鄭司農曰勸防引六紼○愚案説見喪祝

王昭禹曰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而已

遣弃戰反之日讀誄

鄭康成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諡瞽史

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諡成於天道○賈氏曰曾子問云惟天子稱天以誄之彼註引公羊制諡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制天子之諡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諡成於天道然則先於南郊制諡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諡○黃氏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諡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凡喪事攷焉

鄭康成曰為有得失

小喪賜諡

黃氏曰小喪王子弟之喪鄭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

賜謚讀誄小史掌之○賈氏曰大史賜之謚小史讀謚讀誄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特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之知義然者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

凡射事飾中舍音釋筭執其禮事

賈氏曰飾中者謂飾治使潔淨也○項氏曰中以盛筭筭以記中筭多則勝方射之時設筭於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皆取服猛之義○賈氏曰鄉射大射筭皆於中設八筭於中內設八筭於中內耦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

鄭鍔曰諸侯之制射於國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中椷以筭其制尺有二寸則知天子之射中或以皮樹或以閭虎射中則釋筭以記其中之數舍釋也大史釋之者職當記注故以記其中之數也䟽謂射之禮事者射之先則燕禮也余以為言執其禮事則非特燕禮可知凡射時之升降揖遜皆禮事也書掌於此則禮事宜執於此守而勿失者謂之執

黄氏曰射人與大史數射中射人主皮大史治體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邦國之志奠音定繫戸計反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鄭鍔曰或謂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司農謂邦國之志乃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康成謂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邦國與四方初無以異分為二官之所掌二鄭亦

分為二說何邪曰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鄭志之類若夫邦國之志非雜記邦國之事乃志諸侯所出之世繫與其廟祧昭穆之志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晉出於叔虞世繫綿遠傳序寖多昭穆久而或亂王朝亦有志以記之小史掌其志奠其本繫之所出與世數之遠近○鄭司農曰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又辨其昭穆若其國有事則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易氏曰王朝有事如賔祭之禮則小史詔王之忌諱忌謂先王終日諱謂先王之名詔王於

行禮之時使之知避是數者小史專之所謂邦國之志如此說者疑所奠之繫世所辨之昭穆非諸侯國之事殊不知王之繫世與昭穆非小史之所能掌以經攷之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又掌三族之別以辨親踈則王朝屬籍所付不輕矣後世立宗正一司以掌玉牒此豈小史事令云掌邦國之志又云詔王之忌諱王豈庸不知有事之時始以詔王此何理哉○陸佃曰秦興滅學小史職廢繫世昭穆失其本宗及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名世家乃知姓氏所由出至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

氏要狀唐李守素有肉譜栁沖有姓系錄路敬韋述之徒傳之不一惟辨昭穆使不相亂昏姻得之而有別親踈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其可忽國語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是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爼簋

賈氏曰此大祭祀唯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𤣥序昭穆爼簋也○鄭鍔曰大祭祀大史讀禮書矣小史則讀禮法以戒百官也禮書者祭祀之典故禮法者祭祀之戒令既讀法則令其官八人以禮書

敘次昭穆之俎簋簋以盛黍稷俎以載牲體昭穆有尊卑俎簋之數有多寡案典故以敘之○李嘉會曰因昭穆而敘之不致典祀而豐于昵

黃氏曰大史之屬史八人史掌書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謂此史也小史主定繫世辨昭穆故并史事敘於此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

鄭鍔曰賔客會同之事則為大史之佐小事禮法者已得專達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鄭康成曰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音憑 相息亮反

鄭康成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貸○鄭鍔曰古者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以占視天象其臺巍然而高則觀天者得以乘高而相視之故名曰馮相氏

鄭鍔曰質之堯典四時平秩之文此馮相氏乃羲和之職然只用中士為之疑其職卑其實不然帝堯之世止羲和四子耳周家正歲年頒吉朔有大史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又有馮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職官尤詳備若此奚可以尊卑論邪

掌十有二歲

鄭康成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歷太歲非此也

愚案疏注歲星太歲之說乃古今成說然猶有未明者蓋歲星逆行於每月日月所會在天之十二次自丑而子自子而亥戌者也太歲則順行於每月斗柄所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凡斗柄所建即是太歲但斗柄每月移而太歲則一年始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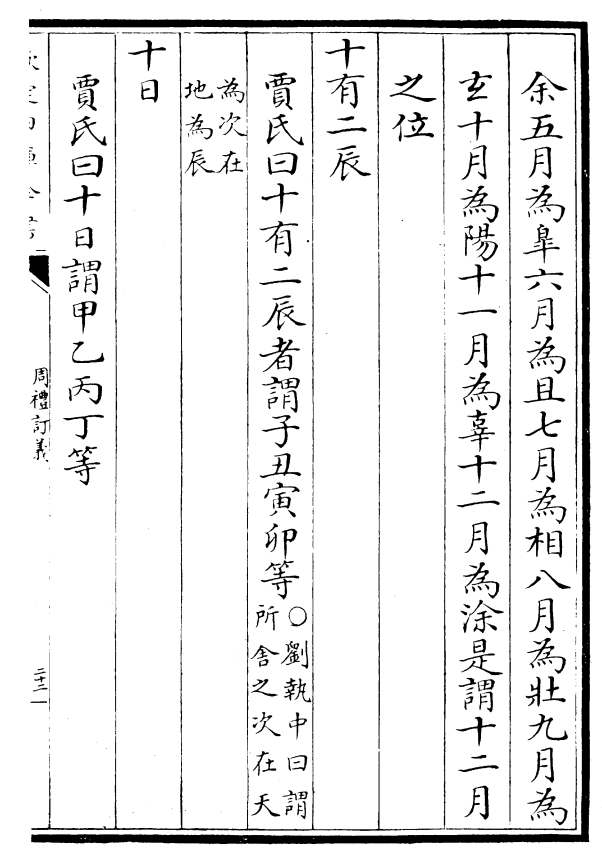
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在女曰玄枵在危曰娵訾在奎

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
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氐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
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
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
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鄂在戌曰掩茂在亥曰
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
行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
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至於日月之行猶

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故日行北陸為冬西陸為春南陸為夏東陸為秋然歲星行天一歲移一辰率百四十四歲而跳一辰若再跳則歷又改矣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者以此

十有二月

賈氏曰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鄭鍔曰正月為陬二月為始三月為寎四月為



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謂十二月之位

十有二辰

賈氏曰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等○劉執中曰謂所舍之次在天為次在地為辰

十日

賈氏曰十日謂甲乙丙丁等

二十有八星之位

賈氏曰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五者皆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

辯其序事以會天位

鄭鍔曰歲月辰日星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乃辨其先後之序以會之如春則平秩東作欲合乎日中星鳥之時夏則平秩南訛欲合乎

日永星火之時以至民之析因夷隩國之寅賓寅餞凡事之敘皆求合乎天是之謂會堯典之平秩所以謂之辨秩者正此所謂辨其序事〇王氏詳說曰伶州鳩對周景王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玄此所謂五位案武王伐商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故曰鶉火房為駟月行至房故曰天駟日行至箕故曰析木戊子後三日為周正月朔日月會於斗故曰斗柄是月辰星始見於玄枵故曰天玄玄枵一名天玄歲日月星辰此五位也以會天位亦猶是歟

黄氏曰堯典歴象日月星辰歴推其數象占其行大

史掌歷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
不免或贏或縮其差常在毫釐眇忽之間積而漸遠
故古人有歷則有象隨而正之歲星大約一歲歷一
次十二歲而小周故以位定歲歲十二月日與月合
於十二辰是為朔相直為望此月之位故以定十二
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自甲至癸為十日
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日日而
差積十日為一旬積三旬為一月積十二月為一歲

此日之位故以定十日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平辨之以合於歲月日之位而知歷之精踈中否此其大法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王昭禹曰日為陽而實故致於長短極之時月為陰而闕故致於長短不極之時○鄭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

日在角而月弦於牵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陸佃曰黄道北至東井南至牵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高閎曰夏至日去極百十五度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牵牛而南遠極○高閎曰冬至日去極六十七度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夫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升故為温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則為凉為寒若日

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黄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北旋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逸臣旁行而勞臣近君

則威損遠君則勢威威損與君異勢威與君同月遠日則光盛近日則光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説蓋足信也○劉迎曰馮相氏但言十二月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而無土圭之文此以二至長短之極與二分之中而致日月耳不必謂以土圭致日景也

以辨四時之敘

鄭鍔曰辨字本亦作辯説者謂見景之至否可以辯説其晷刻以正閏餘使四時之敘無有差忒○黄氏

曰夏至日景極長冬至日景極短春秋分平日景平則日亦平致言長短與平各至其數四時之氣定矣於是而置閏所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黄氏曰推步雖精星辰日月之動晷度從違吉凶之證著焉則又設官以觀占之名曰保章氏保安也章明也占天象以詔救政務在保安時變章明天意不為惟誕誑幻○鄭康成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鄭鍔曰詩云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蓋言

星辰昭回于天之章其著象也章章可觀爲國家者仰察其垂象之文可知爲政之得失

劉氏曰馮相氏考諸歷數以知天道者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鄭鍔曰二官俱以氏爲名意以爲天象固非常人所能知必天文之家父祖子孫世守其職始知其詳也名官曰氏欲世守之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王昭禹曰掌天與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

有二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皆星也○劉執中曰掌天星謂占眡之志者記載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辨其吉凶之小大淺深以詔於為國者也○鄭康成曰星謂五星有贏縮圜角○賈氏曰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人超舍如前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無有逆行云圜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辰日月所會○項氏曰辰有至否日有薄食暈珥○賈氏曰此即視祲職文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賈氏曰月有盈虧即禮運

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朓側匿之變者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

黄氏曰二十八星十二辰隨天左旋日月星辰右運天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動為可志矣堯典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蓋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動而曰星辰之動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為七政從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日月薄蝕五星陵犯皆於此

乎占之天下之遷遷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論孛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滛於玄枵蛇乘龍宋鄭必饑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孛大辰而占在宋衛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夏數得天蛇乘龍害鳥帑皆其占法注家雖附會其說然其所以用之者終不能知也歲失次梓慎裨竈之占亦異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為吉不循

軌為凶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為吉

暈珥朓匿頁角失色皆非晷度之變為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扶問反星

鄭康成曰星土星所主土封猶界也○劉執中曰角

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虚危青

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

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荆州○薛氏曰星土之說不

明舊矣有為北斗之說者以謂七星主九州若雍屬

魁星冀屬樞星兗青屬機星徐揚屬權星荆屬衡星梁屬開星豫屬揺星之類是也有爲五行之説者以爲十二次主九州若降婁玄枵主於岱嵗星位焉鶉首實沈主於華太白位焉之類是也以令攷之則不然星土蓋分星之十二次分屬九州十二次雖分十二土然合而言之爲九州而已成周盛時諸侯封域棊布九州大者百里次者七十里小者五十里附庸小國又不能五十里者固不容皆有分星之次大率

所封之分星皆以九州舉之自春秋之時不明九州之星土即分星之所次至韓趙魏三家分晉而堪輿之說起初分十二諸侯上配天文十二次彼戰國時強者陵弱大者并小其分疆錯壤雖連亘數千里然侵奪去取初無定論果能盡合於天文之度乎況星紀於天文在東北乃以當東南之吳越鶉首於天文在東南乃以當西北之贏秦周都關河天地之中而鶉火則南方之次齊都營丘實負東海而玄枵則北

方之次止分十二國猶不當天地之度況乎國千八百欲盡以天文分星槩之邪○賈氏曰歲星或西或北不依國地所在以古之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屬焉耳先儒謂九州中諸國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謂堪輿非古數是也謂亡其分星之書則未之思矣豈知諸國之分星即分其九州之星土其為分星乎吾固謂十二次之星麗於九州則為星土分於天下諸侯則為分星何則青州之星土則玄枵也齊之分星屬焉揚州之

星土則星紀也而吴越之分星屬焉以至兖之壽星荆之鶉尾皆星土而為鄭與楚之分星雍之鶉首冀之大梁皆星土而為秦與趙之分星若夫梁州之實沈其地入於雍豫則星土亦分於雍豫而為豫之分星徐州之降婁其地入於青兖則星土亦分於青兖而為魯之分星今以傳論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令兹歲在顓帝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釋云顓帝之墟謂玄枵也則知玄枵為齊之

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晉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云歲在星紀故知星紀為越之分星揚州之星土也爾雅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釋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為燕分而幽之星土也左傳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故商主大火宋為商之後故知大火為宋分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公十七年星

孛于大辰及漢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故知壽星為鄭分而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黎為高辛氏火正則知鶉尾為楚之分左傳昭元年鄭子產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知實沈為晉分而并州之星土也皆分星之見於書傳可攷也然諸國之封域既列於

九州之內則諸國之分星即九州之星土尚何泥於
北斗五行之說乎
以觀妖祥
黃氏曰日月五星其動者二十八星不動者二十八
星各有所主後鄭言古數之存者十二次之分而已
唐僧一行分星度豈非堪輿遺學歟其鑿亦甚日月
五星占其動故言觀天下之遷二十八星占其不動
故言九州之地皆有分星鄭云主用客星彗孛之氣

為象恐非彗孛五星之變則其動者常星自有變當占○王昭禹曰以觀妖祥則分星所主在地者妖祥兆於天以所主之分星觀之則九州之妖祥灼然可見矣

以十有二歲之相息亮反觀天下之妖祥

愚案十二歲說見馮相氏

鄭鍔曰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是謂十二歲色欲明光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黄而沉其野大穰故

其占色相色相變異則天下之妖祥皆可得而知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春秋之際越得歲而吳伐之遂受其凶左傳言歲在顓帝之墟居其鶉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視其相則又觀其有妖星也○黄氏曰先儒説歲星太歲為祥獨不言相為何義然觀天下之妖祥不獨以分土占之也星書言歲為五星長君象其應在天下梓慎裨竈之占可見○劉執中曰十有二歲則大歲也是謂歲陰木星之神大歲左行於地歲歷一辰玄枵之歲在子星紀之歲在丑而歲常右行於天而居其舍也所謂相者木之相火星也火之相土星也土之相金星也金之相水星也水之相木星也歷十二年而五星更生星循度或合於一舍為吉祥三合兩

合羸縮流逆失度則為兵
戕水旱凶札各如其占焉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

鄭康成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鄭司農曰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黄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降豐荒之祲象

鄭康成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李嘉會曰氣

為祲形為象

王昭禹曰言降豐荒之祲象則與眡祲所謂敘降同矣蓋下其說於國使民知之焉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生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也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王昭禹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六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

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兊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李嘉會曰八卦主八風惟辰戌丑未之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故風無定風令註云十二風意者立春在前月則兼前月之風在後月則兼後月之風立夏立秋立冬皆然或云於乾坤艮巽既有定名之風安得云四立無定風盖四立有在前月

法有在後月法以卦氣所屬參酌之則可知矣十二月之風各應其月為天地之和不然則為乖為别而妖祥可得而命○劉迎曰十二風以十二月占之如風自東來為震名明庶南來為離名景風風蓋有八以十二月占之則為十二風先儒以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若吹十二律以知十二風則十二歳之相五雲之物又將吹何而觀之此穿鑿之說

鄭鍔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從律而不姦則氣和可知風氣不應由陰陽不和不和為乖不應為别見其乖别可以命其妖祥○王昭禹曰命以告人使之知所備○王氏曰乖别在人妖祥先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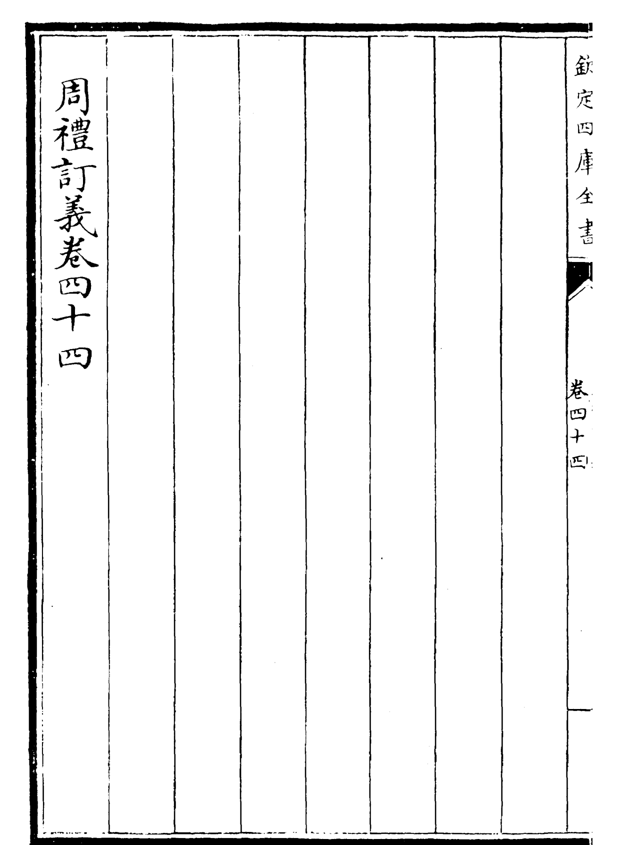
風亦人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故也豐荒之祲象言降乖別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命謂名言之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賈氏曰五物謂掌天星以下○王氏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鄭康成曰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星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黄氏曰序事即太史序事星辰日月有變動則訪其事當行當止以承天意是為救政○劉執中曰序事者馮相氏以歷數而孜之者也故以所志之變動訪於歷數者以稽合而使王信之則恐懼生而

救政出矣

鄭鍔曰占辨於方萌之始詔人君以救災應變之道而已救災者必貴乎有政應變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災者王之職也故行應變之事當先後之序必詢訪然後知○易氏曰政者國之大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李嘉會曰救政詔於上序事訪於下五物之變可以感通君上之心而盡臣下欲言之情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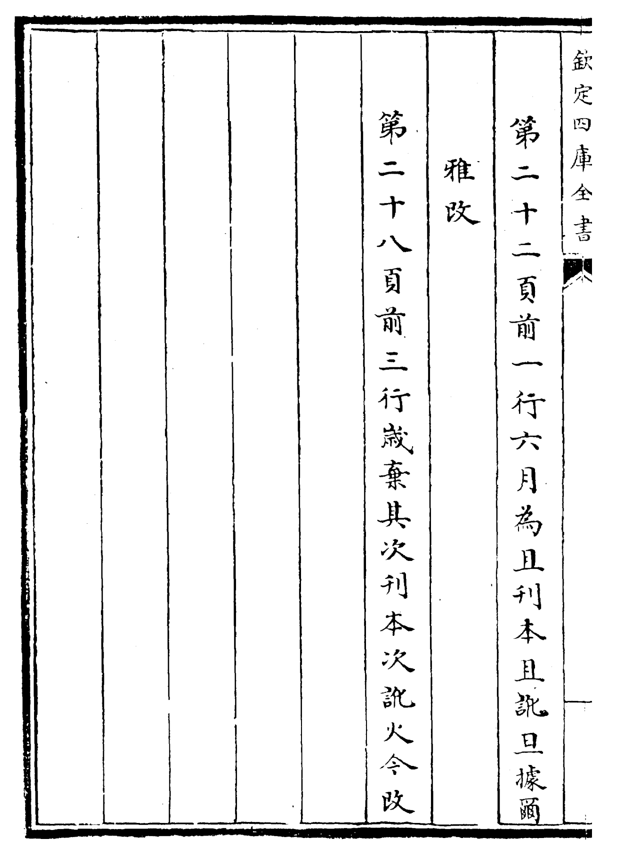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四十四

謹案第二頁後一行課之寞寞之幽刊本課訛祼令改

第三頁後八行刑典以隨亂平刊本平訛乎據周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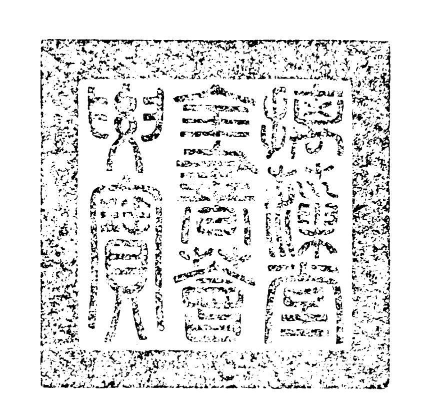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一行冬則玄堂之左右个刊本堂訛室據月令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柳沖有姓系録刊本柳訛郭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六月為且刊本且訛旦據爾雅改

第二十八頁前三行歲棄其次刊本次訛火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